

■ 吃了吗您呐

螃蟹文武吃

秋风乍起,路边挂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店铺又忙活起来了。不过,阳澄湖的螃蟹横扫北京似乎只是近几年的事,北京人过去吃的是胜芳螃蟹。别看它个头小,但壳薄肉嫩,甘美鲜醇,甚至有个说法叫“南有苏杭,北有胜芳”。稍差些的还有高粱红大闸蟹,再就是灯笼蟹了。

□ 崔岱远(文化学者)

北京人做螃蟹的方法很简单,简单到只是清蒸,而且吃的时候也仅仅蘸些姜丝香醋,连盐都不放。唯有这么吃才能充分体验到螃蟹清鲜的真味。怎么吃?这可大有讲究。吃螃蟹当然可以什么工具也不用,全凭十个手指头把螃蟹掰开,然后连壳带肉一口咬下去嚼吧嚼吧,咂摸咂摸滋味再连壳带肉吐出来,姑且叫做武吃吧。不过这么个心急气躁的吃法真正能吃到肚子里的蟹肉恐怕连一半都到不了,未免太糟蹋东西。

吃螃蟹不为了解饱,讲究是要用一套叫做“蟹八件”的专用器具静下来慢慢拆解,用心感受那诗意的过程,这就是细品慢嚼的文吃。

蟹八件是明代从江南传过来的,一般是铜镀白银,看上去光泽柔润。里面通常包括一个手掌大小、玲珑精巧的小方桌,造型美观的长柄斧,还有圆头剪、小锤子、长叉子、镊子、钎子,以及别致实用的小勺等一共八件。用这套“兵器”吃螃蟹不但可以吃的精细彻底,而且还要吃出悠闲之美。中秋的团圆饭是一家人交流的好时

机,慢条斯理的吃上个把钟头螃蟹,也正好可以聊聊家长里短,享受那份朴素的从容与温情。

吃螃蟹一定要自己动手。蟹腿凉得最快,先用剪子剪下,用钎子把细长的蟹腿肉轻轻地钩出来,蘸上姜醋细细咂摸,直品得鲜浸肺腑,搜肠刮肚。再剪下两个大鳌放在小桌上,用小锤小心翼翼地敲松,剥开蟹壳,挑出封在里面那块蟹肉,美美地品尝令人魂飞魄散的软玉。

对付完两只大鳌,蟹壳也已经不怎么烫手了。把它拿到小方桌上用小锤对准蟹壳四周的侧面轻轻敲打一遍,蟹壳松动了,用长柄斧劈开背壳和肚脐,用镊子拔去不能食用的草芽子和盖上连骨的蟹胃,接下来就可以用小勺刮下金黄油亮的蟹黄或乳白胶粘的蟹膏,蘸上些姜醋送进嘴里惬意地回味那不可思议的鲜美甘腴了。这一刻,也就是这螃蟹最大的乐趣所在。

之后,又、钎、勺、镊轮番上阵,或叉或剔或夹或刮,经过一番精雕细琢,蟹壳里雪白鲜嫩的蟹肉被彻底取了出来。整个过程讲究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充满节奏和韵律,宛若独奏一只舒缓的古琴曲。



新京报插图/林军明

■ 我们的祖先

当霸主的好处与责任

秦穆公虽然在崤山战败,但是他随后改向西发展,灭掉戎国二十个,成为西方霸主,春秋五霸之第四(依次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

□ 潇水(历史作家)

秦穆公先生很懂得管理。有一次,晋国使者来到秦国,秦大夫公孙枝也想见见外国人啥样,请求他去接待。秦穆公说:“会见客人,是你份内的事吗?”

公孙枝说:“不是。”

秦穆公问:“百里奚同意你去见了?”

“也没有。”

秦穆公说:“这样看来,你就不要见了。秦国偏僻荒远,处于戎夷之地,即便事事有人专职,人人各守其责,仍然担心被诸侯耻笑,而你竟然要做你不该做的事!讨厌!下去吧!等我治你的罪!”

公孙枝灰头灰脑地出去了,到百里奚那里诉苦。百里奚替他向穆公求

情,秦穆公连百里奚也一起批评了。百里奚不得不接下来给公孙枝来了个党内警告处分——“里奚令吏行其罪”。

这就是“事服其任,人事其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早就在提倡了,而且自有其道理。据说,周武王在伐纣的时候,他的鞋带开了,他旁边的五个大臣,谁也不给他帮忙。周武王只好放下右手的青铜大斧子和左手的白牝牛尾巴,弯腰自己系鞋带。大约系鞋带是宦官的工作,大臣不能做的。此事传为美谈。古人很通事理,工作说明书界定得蛮清楚。

这件事情也说明,秦穆公勇于给外来人才(百里奚)撑腰,不惜打压本国公族公孙枝,用人以贤而不以

亲,这是很难得的,宜其后霸也。

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些君主,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当霸主呢?当霸主有什么好处呢?呵呵。

当霸主,首先,可以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周边都是一些臣服于他的盟友和小弟,他的领土和国民安全可以获得保证。霸主想打谁(比如齐国后来要打老楚),霸主下面的诸侯们需要发兵赞助,至少要允许他的大兵借道通过。就像美国打伊拉克,欧洲许多国家都要帮忙。在经济方面,也会给霸主带来事半功倍的利益。

当然,作为霸主,齐桓公也要为诸侯们增值,学雷锋做好事,这是霸主的职责,就像黑帮老大需要

罩着自己的小弟一样,不能光白受小弟们的孝敬钱。

每当遇上哪个顽皮的诸侯国君嬉皮笑脸,把内政搞乱了,或者虐待人民,出兵欺负别的国家,齐国就会自视国际宪兵,立刻调解、干预,去排忧解难或者出兵干涉。譬如它帮助燕国反击山戎的侵袭,赠送五百里土地给燕国,以及安定鲁国内乱,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霸主在处理这类国际事务中缺乏能力和公正性,他的霸权地位终有一天就会松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霸主并不敢为所欲为,霸主与下面诸侯们的关系,也不是单纯的单向掠夺和压迫,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的相互交换。

■ 格格不入

东莞小叶

□ 桑格格(作家)

去东莞参加茶博会几日,见识了许多当地“富豪”,无一不周身名牌傍身,我一个都记不住,但是有一个小司机令我印象很深刻。

司机姓叶,安静朴实,看着还有稚气,但也穿着一身深色衬衣西裤,面色沉稳略带卑微。他负责接待我和我的茶道老师以及师姐们。车停到恰到好处,一定会帮我们开车门,或者放行李。上车问清楚去哪里,然后就开始开车,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表情总是笑呵呵的。我们会在车上讨论茶,或者花道和古文,说到酣处会哈哈大笑声音激动。他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只是稳稳抓住方向盘,平视前方。下车后,细心问好什么时候上车,就在停车地静静地等我们。等再次上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个座位上都有一瓶水,他微微一笑:老师们请喝水。

吃饭,如果只是在排挡吃个小吃,那么他就张罗着点餐、取餐、拿餐巾纸;如果是大场面,有众“富豪”们参加的,他就静静站在门后面等着大家你拉我,我拉你地把上位以及其它重要的位置坐定,然后坐最后那个剩下的位子。这个位子一般都是背对着门口的那个位,和他提前站着的地方很近,他像是一尾鱼那样滑到位置上,明明那么大的小伙子,却一点声音也不发出来。也看得出来他有经验,知道该坐哪里。

饭后,他拉着我们去花市买插花花材,买完之后由他放在后备箱。我看着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干净,小心翼翼把花放进去,长枝条的整理舒展,小花朵避免挤压。最后把矿泉水放在手窝里,细细洒上一遍才关上了后备箱。我说:小叶,你真好。他脸一红,害羞了似地说:没有没有。

我要走了,还是由他送我去机场。我终于可以和他聊天。

他用大概半个小时,给我描述了他小时候记忆中的东莞是什么样子,有很多田地,他们小孩子可以去抓鱼和青蛙。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健谈的人,一路的工厂和楼房从我们身边划过,他讲的那个世界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他说他并不喜欢现在的东莞,和他记忆中的家乡不一样。

最后,我站在机场入口,郑重和他握了握手:谢谢你,小叶,你是我认识的最可爱的东莞人。他展开笑容,第一次和我目光对视:谢谢你来,欢迎你再来!

■ 我的大学

雨夜出租车

□ 黄晓丹(大学教师)

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很不顺利。人在国外,签证又过了期。向大使馆申请,退了奖学金,提前回国。

我把所有的资料塞进柜子的底层,试衣服、梳头、涂口红,走半小时的路找间像样的餐馆,认认真真吃一顿晚饭。走到校门口时,风已经吹起来了,到餐馆坐下不久,便开始下小雨。

雨越来越大,朝西的玻璃窗像变成了海底。到十点时,能看到车每一开过,便伸出两道水的翅膀。马路上已经几乎没有行人,像平时深夜两三点的样子。

付完账,走出店门,才看到人都躲在公共汽车站小小的遮雨棚下,马路两边加起来有四五十个。半小时以内,只有一辆空车经过,五个年轻的男人把几对情侣拦在身后,挤了进去。气温比日间低了十五度。真丝连衣裙贴在身上,鞋里灌满了水。我站在离人群远一些的地方,倾尽全力把自己挤在伞下。

又是一辆没有亮灯的出租车,在将两个试图扑上去的男人弹到路边后,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一个中年男人摇下车窗说:“去哪?上车。”

这是我四年以来在天津看到的最干净的一辆出租车。没有安装防盗栏,没有悬挂在座位上的抹布和茶杯,甚至没有烟味。后座的布套平平整整,脚垫是完全干燥的。司机穿着白衬衫,慢慢地开着车。

“我本来今天不想带人了,雨太大,不想把我的车里弄脏了”。

“我在回家路上了,看你一个小女孩冻得发抖。好在你学校不远”。

“你是南方人啊,爸爸妈妈怎么舍得你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读书?”

“哦,博士都要毕业了。女孩子还是多读点书好。”

“我女儿在读高中,希望她也多读点书,以后找个轻松的工作”。

雨实在太大了,连红绿灯都看不清楚。从学校大门到宿舍区,三个岗亭空无一人,值班室的门在大风里哐当哐当。出租车开过校门,开进宿舍区,一直停到宿舍楼下。

一个男生猛地拉开车门,雨水扑打进来。

“雨太大了,保安都回家了。我也要回家,不消人了”,司机关上车门,缓缓倒车。

我从男生的伞下跃过,跳到台阶上,一个雷在我身后炸开。屋檐把暴雨和闪电挡在外面,空气中一股雨后尘土的气味。